

“希望大家向张季直先生学习”

——香港《大公报》建国前夕有关张謇的一篇评述（下）

□庄安正



《从张季直先生说起》的作者爰青,当时是《大公报》一位比较活跃的专栏记者,在该报上海版、香港版,以及天津的《进步日报》上发表了许多时政评论文章。《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曾在天津、重庆、上海、香港多地出版发行,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但到了1948年,因看清国民党实质,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总编辑王芸生在同年11月5日飞抵香港,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往左转向。1949年后,《大公报》香港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港澳工委直接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共同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既然《大公报》香港版当时成为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的一家新闻媒体,即表明了爰青这篇文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对待张謇的态度。可能因为中共当时的工作重心在于推翻旧世界,所创办的新闻媒体长期在战火中成长,在北洋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又时常遭遇打压

竹子里避暑

□低 眉

若论养露水,则没有比竹枝更合适的了。见过清早竹叶上的一滴露,凝在叶尖上。凝,露,这些字,光想想也能体会出它的好。洁清,精华,天上来。并非人间物事。

竹子实在是清气的。它可以化浊气于无形的事物,太极图里的白和阴。所以箏、箫、笛子、竹板、笙,渐离击的筑,古中国很多乐器都是竹子变的。竹子体内住有古中国的灵魂,绿的,翠的,圆的,有水气的,醇的,人心上流过,沙漠变绿洲。在夏天,若能安安静静坐下来,帘子拉上,听听竹子声音,一动不动,鱼一样,静着。养气,淬火。米粥汤,豆腐皮,皆结了一层。人亦已定下来,润起来。玉一样。都是竹子养的。

所以炎夏,最爱竹子里避暑。我说的是听竹乐器的声音,箏。古筝而今已是一个大众乐器了。可我还是爱,尤其夏天。我爱它,是因为我爱它。早就爱着它了。跟大众小众无关。

其实音乐,很多时候我是不能听的。别的跟竹子无关的有些音乐,非常的轻柔,嗯,非常的夜晚,很多的细节和词语,花纹一般从声音里镂刻了出来……弄得人既心疼又温柔,悲凉的瞬间就像寂静,和生死。有时又简直一腔热血的,不管不顾了。孤勇。感觉我的很多决定,都是在听着某一类型音乐的时候完成的。而最终发现,都是一些错误的决定。多年以来,有些音乐,我刻意不听了。我觉得我可以不要它就能到达自足的平静。而要了它,便唤醒了内心的业障。那些有旋律的声音,就像一个袋囊,它里面装满了花纹一般的细节,等待收割的语词,饱满谷穗,从前的种种过往与疼痛,奔腾的江河与坦然的平原,都由音乐带来的静寂唤醒。

我从来都知道,我依然一如既往的脆弱,会被音乐打败。只有竹乐器是例外。它重建我。润养我。坚固我。白日里种种的蹈空与奔命中耗掉的心神,甚至被那些激愤狂野的音乐消掉的光,被那些温柔得要人命忧郁而视死如归的缠绵音声靡靡之音废掉的弱电,皆由夜晚的灯下竹制的声音弥补与浇灌,一点一滴,团团而聚。升起的活气,缓缓浇筑。而坚心。坚定心神和后背。竹器是我的灵魂工程。

在我的字典里,禅竹二字,一回事。一座寺庙,有竹林,没竹林,完全不同的。因为竹子六根清静。竹子大概是除了莲花之外最清静的植物了吧。有朝一日,若能化竹,自然便悟到了禅滋味。茶禅一味,竹禅也一味。清,净,空,定,而境外之韵无穷。所谓的禅房花木深,这禅房外的花木,难道还有比从竹更深的吗?芭蕉萌是大,但拙。紫藤也有气,可那是官人家的花,禅者不宜。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明明是悟者写出来的。鸟性也是山光的一部分。你说山光不能悦鸟性。浑然一体,互悦。潭影空境,见者亦起内摩之意,心如空潭。这一切的一切,若是少了一片竹子的光影,该多么扫兴。白光亮的一片,恰如当头棒喝,而又不证。白挨一棒。蠢哭了。若是没有竹林,你会被寺庙蠢哭。

该多么幸福,炎夏的日脚,这世上还有一种叫竹子的事物,给我念想。装作有一片竹林。想想就高兴。

竹子是我最早相处的事物。屋后有一片竹林。元宝屋的土墙上四方方的一个洞。洞里塞着草。这个洞其实是窗户的意思。墙打好了挖出来的。春天的早晨,鸟在竹林里说话。真好听啊。长的,短的,拐弯的,单纯的,华美丽的。各鸟各声腔。有感情。滴翠。我睁开眼睛,睡在白白的帐子里。我知道是早晨了。妈妈不一定在家,也许上工去了。我一个人。又听一会儿鸟说话,有说有唱的。鸟声音太好听了。竹林也美。有时能听到竹子叶子婆婆娑娑的声音。风也从窗户洞里吹进来,吹进我们的白帐子,有竹子气。

其实家家户户都应当有一片竹林。每一个小伢“十三朝”的那一天,外婆家都要给他送竹子。这是规矩。我屋后这片竹林就是外婆家送给我的。长得特别好。比奶奶家后头的竹林好。多,高,绿。不知为什么儿别家的竹林就没我家的好。有的人家竟没有。恐怕太小气了,一大块地,不舍得光种竹子。但是我家就舍得。太好了。太爱了。窗户外一大片竹林,天天住天堂。外婆家的西桥头也有一片竹林,比我家更大。到而今我还常常梦到。有一个梦是竹林里出发开始,到看见山洞里住着小姑娘为止。心上一疼,惊醒了。小姑娘没有走的那几年,常常梦见这竹林。

小时候黄瘦单薄。家里给我去道士家寄了名。我的寄名叫竹池。真是天意。

买的第一张明信片,就是一片竹林。那是十三岁时的事了。明信片刚刚流行。一片竹林的特写,根根竹子都挺直。忍不住买了。虽然我没钱。一个农村来的穷学生,还寄宿。我有从有的零花钱里挤出了这张明信片,竹林。

其实我儿子也应当有一片竹林。他“十三朝”我父母也送了竹子,紫竹。可是我公公婆婆在那竹林里另种了好多东西,蚕豆,菜,各种。那竹子竟没有长好。我是很有遗憾的。

总之这荒凉的海滨幸亏有这么一个规矩。每个小伢都要有自己的竹。于是把这个空旷蛮荒的野气地方改造得有点文气起来。越发的有风气了。一块土地有一块土地的风气。土地上所有的事物相互影响,共同酿造出来的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就是风气。一块土地的风气,是神性作用于人性和众生,凝聚漂浮在上空的东西。它是无形的,却一定能被居住在大地上的事物确切感知。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掘港街上到处奔命,看房。想要一个可以有竹林的居处。遍寻而不得。

我想要的竹林是可以静静的深夜独坐的竹林,邀白月亮喝一杯的竹林,石凳上承露的竹林。不是摆在案头的盆景。没有就没有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了。

甚至查封,无暇将关注度转移到经济建设话题上来,故有关中共新闻媒体从何时开始关注张謇,有哪些媒体先后参与了评价,评价内容如何等方面,至今罕有发现,更未见梳理。而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该时期对待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工业家的态度,颇有裨益,故建国前夕《大公报》香港版上爰青的《说起》一文,为人们打开了探究这一领域奥秘的一扇窗户。

《大公报》香港版分别是在1949年9月20日与27日两次登载该文的。每个中国人都明白,这个时间节点太特殊也太重要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的屈辱与反抗后,“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这是一个见证中国近代历史沧桑巨变的时间节点!浏览20日与27日两天的《大公报》,映入眼帘的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北平各界筹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以及已获解放的祖国大地上,广大群众热气腾腾搞建设,用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诞生等内容。自然,《大公报》一角另载有国民党暂时盘踞的广州等地,“滥成一片,贪污遍地”,“催粮如催命”,“银楼十家关门”等消息。光明与黑暗并存,兴盛与颓败同在,凸显了中国历史那一刻特有的时代色彩。但让人好奇的是:《大公报》香港版此时为何会突然想起20多年前去世的张謇,而发表爰青的《从张季直先生说起》呢?我以为回顾一下半年前在河北平山县西柏



我们和唐闸的故事

□展 颜

我们,指的是我和我的先生辰安。	
唐闸,是辰安生活了十七年的地方。虽然他的父母并非南通人,但生在唐闸长在唐闸的他,对唐闸自然有种不言而喻的故乡深情。我本与唐闸没有什么关联,因为辰安,唐闸在我心中也占据了一块天地。	
唐闸工人文化宫	
辰安曾经住在唐闸公园二村。从城里返回时,他总在1路公交车毛毯厂站下车,然后经过唐闸大桥、唐闸工人文化宫、唐闸一工小、唐闸公园……一路步行回家,至少需要二十分钟。	
那时,我从城里去看他,也是走这样的路线。唐闸工人文化宫门前总是人来人往,春节时尤为热闹,沿路摆着许多小商摊。	
辰安告诉我,一工小是他的母校。小学春秋游,必去唐闸公园,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公园里捉迷藏,玩滑梯,很有趣。	
他带我去过一工小和唐闸公园,但印象里好似没有带我去过唐闸工人文化宫。	
所以,我对唐闸工人文化宫,只隐约记得外观,及门前的热闹,别无其他印象。	
辰安至今还和唐闸的小同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组织了一个微信群,全是当年的铁杆兄弟。有一年节日回通,他告诉我,发小们在群里说唐闸工人文化宫改建成了唐闸剧场。	
我向来喜欢去剧场,辰安也早已离开唐闸,一拍即合,故地重游,也去打个新卡。	
杨家湾灯光璀璨,夜景比从前漂亮了许多,记忆中的一些老房子还在,通扬运河水依旧汤汤,我和辰安在风里散着步,不停地感慨。我问辰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这么快?明明昨天我们才20岁。”	
15元的门票,两小时的演出,唐闸剧场的视听感受,是市井烟火的大俗味道,舞台上表演着歌舞、小品、杂技,是久违的综艺大荟萃。观众座位前按着一排隔板,每人面前摆着一只塑料桶和一只塑料手掌。绿色塑料桶是用来丢果皮瓜子壳的,红色黄色的塑料手掌,是用来做啦啦队员助兴场内气氛的。	
我们自带了一包洽洽瓜子,两只涌泉蜜橘。我和辰安兴奋得像回到了上世纪九零年代。嗑瓜子、吃橘子、拍手掌、放声跟唱……平民剧场里什么都不需要端着,大可尽情地笑,尽兴地释放,震耳欲聋的尖叫,偶尔疯狂一次挺好。	
看完演出,热出了一身汗,激情像四溢的火花,绽放百年老镇的星空。辰安开着车,沿着1路公交车的路线。他说,你不知道小时候放学时1路公交车有多挤。他又说,那时去一中读书,上学放学经常和谁谁谁约着一起走。那谁谁谁我都认识,儿时结下的友谊厚如泰山,难怪他们到现在还维系着紧密的联系,每天在一个名叫“一工小发小”的微信群里聊得热火朝天。	

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可以看清端倪了。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全会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胜利了,“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还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毛主席的报告清晰地表明:当战争的硝烟慢慢散去,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需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企业家参加“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新中国。故此时撰文纪念张謇,貌似突然实际上并不突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转折关头尊重历史,给予张謇这位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企业家先贤的崇高礼遇,又是展望今后,寄语国内广大企业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更好发扬张謇救国情怀与企业家精神的殷切期盼。尤其是有许多国内企业家当时因各种原因散布在世界各地,而《大公报》香港版在海外的发行量很大,《大公报》提出“希望大家向张季直先生学习”,也是着眼于调动海外企业家回国参加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知“浑厚华滋”品笔墨大象

□吴耀华

南通博物苑正在举办的《画之大者》黄宾虹作品展是一个难得的好画展,得感谢操办者的眼光和工作力度——这是我在现场就传递的感慨。作品让我再次看到黄宾虹先生题写的“浑厚华滋”字样——这是黄宾虹先生毕生艺术追求的核心,也是中国画艺术审美的重要理论结晶,在引导了当代诸多中国绘画艺术追求者的同时,也毫不例外地继续引导着笔者坚持实践并影响于社会。

欣赏与学习中国画必谈“笔墨”。“浑厚华滋”笔墨的现场展示,直观地告诉了我们黄宾虹先生的笔墨之态:个性化笔力厚重之中不失水墨华彩之韵美,高端地显示了这一民族性审美追求的学术品位。目光与之交流,理解延伸多——在中国画笔墨传承这一条线上,历代中国画留存的痕迹让人有太多太多的选择,笔墨传统的存在使后学知道其对水墨运用的技巧所在,也会囿于某一存在固化并自守于一隅——既是后人走进水墨空间了解其中审美表达的开端,也从个人思维模式的角度形成了某种限定,甚至阻断了走向更加高端审美表现的可能。《画之大者》“浑厚华滋”笔墨变幻中的不同组合送来了清新之气,与众不同而唯我所在的笔墨表现,托现出“浑厚华滋”的天真烂漫,充满无限艺术表达可能的舞台,艺术的个人喜好、所维护的审美,都与人性存在的位置提示了关联——山是山,不是平常所见的山。水是水,不是日常所见之水。山山水水在画家笔墨符号的组织当中安排得井井有条,阐述的是画家心中的山山水水。心智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彼此欣赏,相互理解。认为遇到了知音。审美的趣味不在一条线上的时候,差异形成。因此,在限定技能范围中的水墨组合和没有限定要求以意象表达为上的笔墨组合,都是某个新探索的开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延续下来的水墨技巧中,择己所需地对应客观物象的艺术表达是一种组合方式。而把传统文化中的技巧作为一种负担放置于一边,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听从心灵的呼唤,以自己生命与现实存在碰撞后形成的感觉为基点进行的水墨表现,又是一番滋味的美感天地。

必然的是:“浑厚华滋”的笔墨提示,会在与时俱进的生活中展示出新时代的图像。



养生之道（外一题）

□吴 铭

养生之道	
怎么养生?著述汗牛充栋,且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例如,有人主张择地避暑避寒,有人反对,认为这会降低人的抵抗力,有人主静,有人主动,各举典型说明。	
列宁说过,世界很大,各种相反典型都可以找出来。	
怎么办?我还是相信古人的智慧,《黄帝内经》千年前就已昭示养生法宝。近日,国医大师张伯礼又做了介绍,《内经》说,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饮食而慎起居,坚五脏而通经络,避虚邪而安正气。	
注意:是适寒暑,而不是避寒暑。	
博物学解古诗谜团	
很高兴读到博物学家胡森先生著作《唐诗的博物学解读》。这是一本填补解古诗谜团、博物学空白的好书,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于一炉,信息量大,学术水平高,适合各阶层有意于传承炎黄文化的人士阅读和钻研。	
且举一例,李白名篇《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从纺织娘的秋鸣,抒发思美人之情。作者认为,李白其实抒发的是报国之志。美人指唐玄宗,其中深意存焉。	

纺织娘是昆虫“秋声乐团”的重要演员。文人学士多有吟咏,诗人借物抒情,凄凉美丽。作者在书中广征博引,多角度考察,再由人及物,为如今纺织娘(络纬)濒临灭绝发出慨叹。

这本书据说是作者历时八年呕心沥血写成。全书搜罗古诗373首,分29个栏目,根据古诗提供的内容,回访数千年来生态环境变迁与许多珍贵物种兴亡,生态环境与人的寿命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关系,检讨了人的历史功过和责任担当。难能可贵的是,不少前人无考的疑难之处,作者苦心孤诣,严肃考证、推敲论断,抒发创见,显示了高水平的学术性和可信度。